传承高贵

周国平

今天,高贵已成陌生之物。教育原本赋有传承高贵的使命,然而,在应试体制的压力下,教师、学生、家长皆疲于应对,以至于在今天的学校里,传承高贵似乎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。现在,这里有一位中学校长,他仍执著于这种不合时宜的奢侈,用他的话来说,就是要向年轻的生命中注入贵族气质。面对他的努力,我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《教育,让人生更美好》一书中的文字,大多是邰亚臣校长在学校里的公开讲话,听众的主体是学生。一个校长向学生训话,再平常不过了。可是,且慢,你读一下就知道了,这个校长有点不一样。在他的讲话中,你找不到一句套话。他没有把校长讲话当作例行仪式,更没有把学生当作训诫对象,我相信每一次他都做了认真的准备,要和学生进行言之有物的心灵交流,奉献出自己从观察、阅读、思考中得到的主要收获。他的讲话激情飞扬,甚至可以说文采斐然,而说出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。

在邰校长身上,我看到了做人与教人、人生理念与办学方针的高度一致。他自己感悟到并且享受到了人生的那些最珍贵的价值,多么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和制度设计让学生也能感悟到、享受到。当然,这不容易,因为在今天这些价值往往遭到普遍的忽视和损害。我单说其中的两项:个性和优雅。

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,个性是人生的珍贵价值,人的多样性是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源泉。因此,教育应该尊重学生的差异性,为不同个性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。然而,以应试、升学、就业为目标的过度的规划太多,正如邰校长所指出的,老师、学生、家长的目标被惊人地统一,从上小学开始,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灵就被分数以及奥数、英语等各种特长班格式化了。针对这种情况,他向老师和家长呼吁:减少规划,开始等待,让孩子的生命里多一些悬念。他强调:单纯的喜爱是最有尊严的活动,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孩子恢复对事物本真的兴趣。帮助每一个孩子感知自己内心的真实,发现精彩的自我,展现丰富的个性,是他的明确的办学方针。

除了个性,邰校长还经常谈到优雅。他把培养优雅的文化气质确立为重要的办学目标。优雅或许有二义。一是生活情趣,有真切的生命体验。一句精辟的话:“在我眼里,所有对生命还有感动的人们,是这个时代的英雄。”二是精神气质,有高贵的灵魂生活。如他所言:学校应该是培养精神气质的圣地。如果说功利性的过度规划摧残了个性,那么,同样源于功利性的过度的竞争意识则是优雅的大敌,使得学校成为了“战场”。他告诫学生、老师、家长远离竞争,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值得全文照抄:“我们可能确信不疑,奥数、英语、有名的中学、顶尖的大学、收入很高的工作都是往生命银行里存入的巨款。但如果没有闲适与从容、逍遥与自在,多年以后,我们认为的巨款可能就会变成呆账、坏账。相反,听从内心的呼唤,不断体验生命中的新鲜,可能会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投资。”

邰校长自己是一个热爱精神事物的人,尤其爱诗歌,在讲话中经常引用中外诗人的诗句。他把诗定义为“夹杂着明亮的忧伤”,单凭这一句,我就知道他不但爱诗而且懂诗。在这个毫无诗意的时代,他偏强调诗歌的教育意义,倡导学生举办诗歌朗诵会,鼓励学生在诗歌里发现生命的源泉,修整内心的空间,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找到自己。一个自己对诗歌没有精深体验的人,当然是说不出这些话的。

邰校长还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博物馆,定期更换和展出不同的艺术品,向全校学生开放,并且由学生志愿者担任讲解员。有一回我去参观,展出的竟是徐悲鸿、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吴冠中、关良、弘一法师、陈逸飞等大师级的作品,令我大为惊讶。当然,展品是借来的,他在收藏界广有人脉,资源充足。为了让学生受艺术的熏陶,成为他所期望的饱满、有品质的人,他真是用了心。

也许有人会问:做校长的总要对学生应试和升学的成绩负责吧?邰校长的回答是,第一,事实证明,丰富的学校生活对此绝没有消极影响,在北京市的中学里,十五中的高考成绩一直是好的。但是,第二,十五中的育人目标决不定位清华、北大,也不和某些顶级名校攀比。因为在他看来,这样做只是以学校为本,而唯有立足于人的全面教育,帮助学生在历史、现实、未来的坐标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他的立场是:“如果在有名气和明亮之间选择的话,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,竭尽全力打造一所照亮学生内心的学校。”

为邰校长计,他似乎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:作为个人不妨讲究精神品位,作为校长则遵守规则。邰校长太爱学生,他不可能这样做。他由衷地感到,教育工作是人生中一场纯真的旅行,途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与孩子们的可爱灵魂的相遇——爱学生也被学生爱。正因为爱学生,他深知责任重大。他向全校老师指出:在今天这个社会里,最大的群体其实是被考试和作业夺去了无数黑夜与白天的孩子们。他提醒老师们,虽然无法一时破解困局,但要多一些警惕,培养一种勇气,不盲从,不追风,同时更加智慧地工作,少占用学生的时间。他向学生们倾吐肺腑之言:你们是压力和年龄不匹配的一代人,从小升初开始就辗转于各种班的痛苦,父母的无助,学校的无力,一路走来,紧张、焦虑、茫然、无所适从……他开导他们:考不上理想大学算什么,不要把人看得太简单和渺小,只要你保有自我选择的勇气,就有一线生机让自己不成为众多的别人。他大声疾呼:孩子们,我们要一起合作!

面对学生,邰校长掏心窝,讲真话。其实他所做的正是一个好校长在今天所能做的最好的事,那就是让学生对弊端有警觉,保持个性自由,同时在教育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减轻危害,为学生拓宽外延的自由。

守望者语

清酒

卞建林

去日本,各种酒一圈喝下来,觉得清酒和啤酒最好,其风味是其他地方没有的。

开始,不太习惯清酒,主要是接触少,它不像国内的白酒,又不同于黄酒。只有一款酒体带点金黄的崇明老白酒和它相近。

喝得多了,慢慢觉得妙处。清酒平和,不像白酒,需要好的身体状态去和它对抗。也不像白酒黄酒,要有菜才能喝,要用菜下酒压酒。

清酒感觉平淡。有一款五年熟成的加贺梅酒,喝了觉得好,两次去金泽都买了喝。一次在东京三越百货食品部买到,十分高兴。结果喝时下不去,觉得甜腻,因为同时喝了一款同样价位的日光产清酒,顿时比了下去。可见清酒平淡中有丰富的蕴含,它不是寡淡。清酒集好的稻米和好水的精华,质朴无华而有至味,有点谦谦君子的风范。

清酒也比较平易。不同的清酒,主要是常温、温热和冰一下三种喝法,没有繁琐而玄乎的醒酒品酒步骤。可作餐酒,也耐单品,合群而能独行。

在东亚地区,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造酒历史悠久,蒸馏而来的白酒出现较晚。同为酿造酒,清酒要比用麦芽糖调色调味的黄酒纯粹,更有古意。

清酒多样。各地清酒都有自己的特点,地酒之间的差别,常使人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。每到一地,风土人情外,喝当地的清酒,常常成为一种期待。

旅游在异国他乡,常有梁园虽好,终非久恋之家的感觉,唯独在日本,因为泡温泉和喝清酒,有点乐不思蜀。

夜光杯

古梅园

石磊

奈良的近郊,宛如一个古旧的时代停在眼前。

一个人去看幽远广漠的药师寺和唐招提寺,地铁车站下来长路走过去,一旁是无边的稻田麦浪,一旁是深锁的百年老宅。寺院内,一地的白沙砾、大缸的白莲花、藏在深暗光线里金色的佛像,相看不厌的一个下午。

从唐招提寺回市区,天阴雨。车站商店街,黄昏淡雅无色,人影清薄。又走了很长的路,突然看到了“古梅园”三个字的暗金色店招,高飞的屋檐,木格子栅栏外墙,无光的棕暗色原木店铺,整整占了半条街的门面,深远历史的店铺保留得如此完整,让我有些措手不及。

日本最早的墨就是诞生在奈良。而古梅园,四百四十年历史,十六代传人,日本制墨的标签店。店铺内光线温润,细长的玻璃陈列柜台里的那些墨,如矿石一般泛着深邃的光亮,价格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日元的都有。女店员有着和店里光线一样温润的安静,她细心地问我需要怎样的墨,送人还是自用?我只先说看看。一种墨,如年轻长发一般乌黑透亮,是以菜种芝麻等植物油原料为基础的油烟墨;一种墨,如没有星星的漆黑天空,是以松树油脂原料为基础的松烟墨。也有在墨中加入红花药材的,或是嵌入金箔的,还有墨上彩绘浮雕人物山水的。有书道用墨,抄经用墨,绘画用墨。一时像是进了墨的博物馆,看得意飞身迷。

一块小小的墨就是一颗繁复手工的心。采烟、溶胶、入模、灰干燥、风干燥、打磨、上色,缺一不行。最普通的一块墨一个流程也要等上半个月,高级复杂的墨更是要制作三个月以上。店里也有体验墨制作过程的见习工房——古梅园至今还采取传统制墨采“灰”方法,点油灯,包括椿油、芝麻油、菜油,有上百盏油灯。而古梅园的制墨技术至今还是延续中国古方。店里的招牌墨——红花墨,也是从奈良近郊山上采来芳菲萋萋的野花野草,细细挑选后,提取植物液汁倒入墨液的模子里制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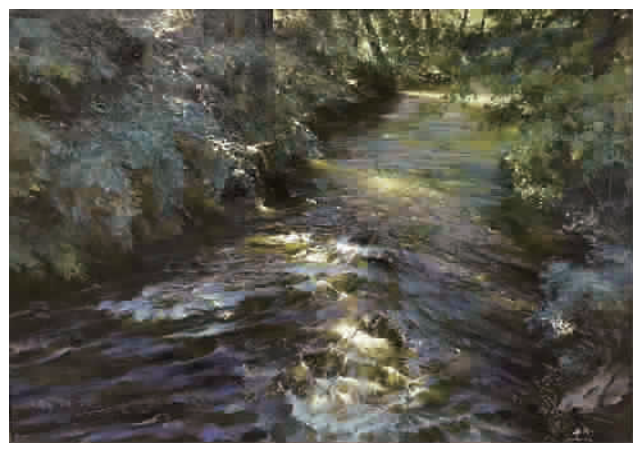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就想起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《天香》中有一段,读时记忆最深,是写明末“天香园”内造墨的。少爷柯海挑来经验丰富的制墨师傅采烟溶胶,点起千盏油灯,灯火不灭,既像萤火虫,又像长生殿,一夜又一夜,是天香园的胜景之一。小说中制墨的盛况即使只在文字中读来也已经让人心醉神迷。而制墨技术达到鼎盛是在我国明、清两代。当时的制墨家还在墨中加入麝香、冰片、檀香等贵重药材来增添香气,或用芍药皮、石榴皮、朱砂来增色。作为日本墨制造重镇的奈良,最初是在附近的兴福寺里造墨,到1739年,古梅园第六代店主松井元泰和清代制墨师傅交流后,技艺精进,才使其成为日本制墨界的顶尖老店。

时光流水,从前的种种手作情趣都在慢慢消散。眼前的这些墨,却保存着那个时代的痕迹,还留着自己的芬香。在我正为到底选哪一块墨犹豫不决时,一块“官双凤”出现在柜台下,望着我。

在上海福州路笔墨博物馆的一次展览里,我见过曹素功的典藏老墨中,有一块叫“白凤墨”,记得介绍上说过,它是古梅园开店四百年纪念典礼时,请同为百年老店的曹素功定制的。一问店员,果然这块“官双凤”当年是和上海的“白凤墨”作为对墨一起定制的。

店员交给我这块限量复刻的“官双凤”时,套了一个清简的纸袋,纸袋上是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书画,早春粉梅墨枝图清新淡雅,行书则高山流水一般清幽。

回到住处,打开白桦木小盒,一阵墨香,时间已经又过去几十年了。



春光明媚(油画)　张伟德

新春歌谣(四首)

许辛

春风

春讯催开朵朵花,
飘飘荡荡舞云霞。
歌飞万里新时代,
梦向千年大中华。

桃花春

满院桃花带雨红,
芳香细品觉春浓。
轻吟树下惊飞鸟,
画意诗情在梦中。

春夜

相逢白发雨敲窗,
把酒吟诗夜不凉。
灯下寄情如少小,
春来本是助人狂。

踏春

纵观浅水绕田吟,
仰赏山林绝顶云。
晴日郊行风景好,
踏春自是画中人。

莫负春日好时光

王瑢

春无三日晴,夏无三日雨。接连几场雨,夜间丝丝阴冷。春夏气温反复无常,街头行人棉衣短裙夹袄,正应了“二八月,衣乱穿”之说法。

冷到寒食热到秋。尽管严寒仍在顽强抵抗,难挡温暖的脚步越来越快。这几日阳光灿烂,顿觉春意暖暖,像提醒着步履匆匆、深缚于水泥森林中的人们,“停一停,四季轮回,莫负春日好时光呵!”

万物复苏,似一夜间,枝头已挂满色彩。我的小阳台下面成排迎春花,花瓣迎风怒放,花枝轻舞,周边刚刚抽出新绿的柳树,相映成辉,妙趣横生,是属于春天的油画。清晨推窗,淡淡花香柔柔飘散,夜雨过后,花片飘洒随处,花瓣雨落在草地上,仿若铺了一层薄薄的花毯。

谁家的窗子大开,磁性女声传出来——“我有花一朵/长在我心中/真情真爱无人懂/遍地的野草/已占满了山坡/孤芳自赏最心痛……”花朵的完美归宿,非春天莫属,但鲜花需人赏。我立刻给朋友打电话,“顾村公园的樱花要开了吧?庄行金灿灿的油菜花是否已即将绽放?青浦基地采摘草莓,我们何时出发?”

回家路过书店,漫画书《散步去》吸引了我。买回家一气读罢,触动心灵。谷口治郎笔下的中年男搬到小镇上,开始了散步的日子——“随意出门散步,一瞬间感觉,时间流逝渐渐变慢。自然而然,心情变得丰富起来。看到路边的杂草与小石子,感受亦变得新鲜……”

我家距愚园路只一站之遥,只要时间允许,每日必走一遭。厚重历史的文化气息,散落于弄堂深处。春天怀旧,可以无关感伤,素日那些在车窗外飞逝而去的风景,一幕幕仿佛电影的快进片段,何时曾停留在你我心上?

由西往东慢慢荡,两侧幽深弄堂,惊艳的小楼,随时跃入视野。在路边生长了半个多世纪的梧桐下小坐,浮躁的心缓缓沉淀,再低更低。闲看小憩两相宜。古风不一,散步的感受如时空切换,精华之趣点点滴滴,顿悟旅行并非一定要去远方,近在咫尺之随处可见的古旧小街巷,兜兜转转,散步的过程就是短途旅行。都市生活压力山大,释压方式种种,但对于真正热爱并懂得感恩之人,浪漫隐藏于大自然,学会仔细观察欣赏偶尔不期而至的人物景致,给平凡的日脚带来小惊喜,不失为抵挡泥沙俱下之现实世界的极佳办法。

南京西路上有一位白发阿婆常年卖花。“栀子花,白兰花……”细细的铁丝把白兰花扎一圈,还可根据顾客要求,当场把鲜花攒成花球等种种花饰。买来花就挂在包上,人走,花摇,肆意芬芳。感恩这一切美好的同时,我想到以生命创作《寂静的春天》的蕾切尔卡森,她曾预言——“人们的忽视中,有个狼狈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,这悲剧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……”天不再蓝,水不再清,小鸟的啁啾鸣叫,在灰蒙蒙的天空中,声音日益沙哑。需要提高警惕……

我的床头常年放着一本《穆旦诗选》,封皮已翻得卷起,里面一首《春天》百读不厌:

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,/
他渴求拥抱你,花朵。/反抗着土地,花朵伸出来,/
当暖风吹来烦恼,或者欢乐。/如果你是醒了,推开窗,/
看这满园的欲望,多么美……

十日谈

春之声系列之一

读春记

明起刊登一组《春之问卷》,可见丰富的社会生活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距离远近

黄亨

有一次遇上多年不见的朋友,我问:“贵宅在哪里?”朋友说:“在临港新城。”我说:“啊,好远啊!听说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到东南角东海边的临港新城少说也要50公里。”朋友说:“很近,从家里出门,自行车10分钟就到我上班的公司,步行15分钟就到我太太上课的学校。”